日本智嚢

[illegible]
[illegible]

巻三

日本智囊卷之三

近江　中村和子旅　著

男　斋藤五　校

察智部

得情

救倉務事

富商有三子伯季無獨仲才也因窩其仲授以一瓢曰以汝爲嗣此其證之授伯季亦如此商死三子争立決之於所司代藤重勝重勝取三瓢見之無少異沈吟久之乃推諸几上授仲者立而伯與季皆

是立仲高嗣

加茂五吉其養子不孝養子深自引咎訴其養子養子辭之勝重一無所問爲之人逢其養子勸加茂之使免

京尚有一貧賤負錢六十也之京尹以錢卑爲主二日遇債主於途問狀事具東日納債乃還之卑大大窘訴之于勝重勝重問汝錢卑一日所得若干曰三百寄卑數日曰二十乃召債主曰一卑所獲日三百汝奪之二十日當出直錢六十四貫之卑大懼其負一錢不支兩公俱解

有賣絲布者夏日行負困臥路傍樹下客醒而失布迷訴于勝重勝重問曰當時有人在傍否曰無有假睡可疑否曰無勝重曰然則傍狀之耳汝歸有諸佛何訟之有後數日篤達人說布印織證據相右訂而未其印織者因獲盜

板倉重宗

重宗爲所司代有二婦爭子重宗曰吾何以知其所出但挽得之者即其子也一婦挽得甚覺挽而去重宗叱曰挽者力不足恐傷子故不敢挽也婦乃服

有婦人其夫爲人所殺請賭訴重宗見夫刀有血

如賊必鋪對從吏審之不幾錯判邪豐一擊言不知何人來請比較乘行可二三里以物擲燈燈滅所見輿燭則見知上下山路者主某家已往室屋寬壯一人倚几而坐有云島賊所藏匿見豪之留公十餘日乃返歸家重宗曰汝在某家何所見豐聽曰無他異唯聞中間烏鵲聲則之輿夫曰鴉汝當之比因以為高野日光獨有此鳥然非一日可至乃其怪之重宗笑曰汝不如藤從政之歎耶還吏捕尾捜索果獲賊

此條安房守

安房守為江戶町奉行氏有叔姪爭嗣安房守鞫問之先召伯父使姪兩手大指以紙繩繫縛之召伯入曰為損紙繩則汝與侄老皆有罪姪年僅六七歲目疲泣淚紙繩為之潛而任老曼之相謂曰不若使姪為嗣否則紙繩斷爛吾輩罪不可測也乃同辭請嗣之安房守可之

松浦河內守

河內守為大阪町奉行笑銀舖久五郎失金五百兩意甲於忠七設府告訴且請置之死河內守捕忠七案訊不服久五郎發視以為證於是繫忠七于獄

陽爲利之者寄編寄役衛卿之信首益金河内守多又五郎及覲戚曰汝等從兇七以盜伐戒賊不多其罪大矣戒今處汝等死但不抹朋其罪戒之論也戒并自分處顔家皆稽據然而河内守出兇七于獄以示之責又五郎曰使兇七受縲絏之等汝之罪也維然戒今爾有渝國使又五郎與金五百兩於兇七以爲償焉

大岡忠相

忠相爲江戸町奉行時原有奴寄行賞沈棄盜致之以抻海敗裏其屍案盜予其忠相令取鉄浸以水每

掌利之中有小間及錢類諸子爭買人各歷歷可見因吾各人所話果賛益

泉彌八右衛門

彌衛有兄弟爭田者吏細詢兇訟使彌八右衛門裁之彌八右衛門囚兄弟於一室飲食沐浴皆使共之既而兄謂弟曰今所爭由何耕之何如弟曰固所欲也以告彌八右衛門彌八右衛門使曰善矣因數以同胞不可相仇之理兄弟歎服遂交大倫

太田三樂

小田原之役太田三樂齋謁豐公曰松田尾張守必

日蓮宗有受不施與不受不施兩派秀吉嘗供養大佛不受不施僧不出彼徒[illegible]秀吉[illegible]不出不受與施二宗爭辯不已遂訴之公在大阪親聽其訟諭善院本以鎮之不受不施僧詩塞公斷曰供養大佛而不出者鎮治之法焉國土寰稱而不出者其罪大矣使不受不施僧以遠流

毛利元就

元就一日會群臣有儒臣法橋惠齋進曰主公嘗試益行人皆曰見湯武于今日元就顧之曰湯武之朝宜有儒臣如汝者今此我之所以不及湯武也有所

隆景公問其由對曰陰以為松田憲秀[illegible]人而頃日予敗厥是道心乎哉也公稱其察[illegible]

多田東溪

東溪仕藩林侯為郡宰治下之民有匹金五圓遺[illegible]數歲[illegible]與唯二[illegible]婦在織之良宵[illegible]

[illegible]

錦著

東照公

聽訟

板倉重宗

替有檢校勾當四分等目拳爲替者之故納錢多者爲檢校其次爲勾當四分京師盲者皆於其前重理爲之志爲檢校令吏挾其座罪乃挽衣案放遣

大岡忠相

江戸四谷人役二錄番士在京妻獨守舍同年大選妻既嫁大諸同其所私者不言訴之于忠相忠相問曰汝有所親否曰無曰有嫌否曰無臨曰汝德引貓來其人引貓見忠相置之側忠乃其曰講少年妻人呼其名貓之兄弟五人貓熟視其顏彼往上其膝神之忠相叱吏縛之曰奸夫即是也按鞫之實盍少年屢往來其家貓馴之也

板倉勝重

京師富氏立錄氏以私其判勝重欲止之偶一人論謝曰迅藉用錢不知賭子何者從襲以本價錢故其妻使吏曰數不如地下書使汝先問之聞至呼吏執出斬之畏後言判者

太田攝津守

始豊正號舶賊滅一夜盜入家竊藏甚五左衛門言爲狂自殺其尾右手持鎌刀益殺之故爲自殺狀之事聞于官官令旗騎糾吏將之捕動之經七日未者乃被正則曰唯當從甚五左衛門之言尋來者以爲然獨太田攝津守曰向者甚五左衛門曰主君宮已其女被殺已自殺言畢乃泣使窺以爲彼慨主君御中何其明也主理當先糾察邊百然今置之不問反以主者爲溺私愛龙公義者且於衆中寄言之保爲悉泣狀虞其心隊某可任也正則曰御然特着松本爲門者與甚五左衛門相善乃任其理搞之陰從黒田理左衛門往見甚五左衛門曰子當作一爲與喜内曰我殺君事舉今自告之甚五左衛門不肯理左衛門曰子實不殺君則作搞何害甚五左衛門不得已從之乃以其書示喜内喜内切齒曰果賊我口而今自首然之無益我親行殺絶其實甚五左衛門傍聞之遂與二人俱刑

甲斐訪飛彈守

飛彈守爲江戸町奉行一日某甲妨王猶一媼一女詣府曰媼於女爲繼母頃女父疾篤而女不肯侍藥繼且於自縊嫌不肯養大歲及其未死也削稱之

父之顏也乗彈守聽訟不敢手作一書呼吏付之
吏持去良久乃退出書示之乗彈守謂女曰汝不
孝於父甚焉吾女曰誠如殿言之旨乗彈守謂媼正
曰此女不孝甚矣面告汝邪曰否使媼母告之乗彈
守作色曰此等大事汝僅聞媼母言出訴何其輕易
也吾嚮遣吏于其父問之曰女有惡行侍病不忍
於婚姻則出於父之意也皆媼母[illegible]女也其罪[illegible]
特以父病故害之[illegible]今父死者[illegible]女[illegible]
也去之

渡邊大隅守

大隅守為江戸町奉行有來訴者[illegible]之約曰
[illegible]金五兩[illegible]貸金[illegible]者曰未也[illegible]之于
[illegible]大隅守謂[illegible]者曰吾見汝面[illegible]
何然今[illegible]不[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如何之大隅守謂[illegible]
[illegible]
大隅守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土岐侯

土岐侯爲所司代有斗車轢死童子此車轢死者按論其罪有故死此其法也將車主訟於其父曰汝兒趨出尸我車蹴犁轡之所使然也奈之何且我車夫護儀非他亡轢此今責其償命非當無益死者爲以我連等汝宜以此免罪言我汝埋葬銀五十兩用此轢死作惡轢夫救人命之法底又以我兒冥福父母未忘已而同路用刺事又更詰曰奈兒得于汝轢有明謹伏願寬宥罪以爲亡兒冥福有司諮問於怯如二乃東鋒華侯與東議之曰人命雖重罪係誤然破殺輕罪許可誠不當尤其情侯曰不然夫馬奴車夫之故也惜哉也身經判所能使車轢傷人原四車夫惜恨誤殺於此國家之法也京師各街車馬縱横而其所以少轢傷者以有此法故也今聽所請恐啟車夫惰心且死令治道非人情也遂抵死

垢半太左衛門

肥後垢半太左衛門爲家老有一富人夜缺其門額吏請見半太左衛門引見之曰我缺汝無一面鐵怒今饋以失宜該官所權事爲其事有理我猶理來之若大非理雖額數十兒我弗執史之可責由之回封

銅其案十五日矣

池田金時

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嘗言，銅一孤東吾之律也，時大兒徙來價既低，而奸商等獨相謀不低價，金時兒之拯服受其罪，商法未及其價而升，未盡拔刃斬之，諸商驚駭，米價頓賤。

松崎慊堂

有弟許兄善曰：兄死吾妨爾於兄，使吾施財兄猶之不借，兄亦曰：兄既養汝，其德大矣，兄雖有過，理當從之，今反訴之，不悌之罪不可赦也，爭財由是何足問，

乎因弟家日乃赦罪艮累

河野某

讓元書漕穀九百斛於浪華，不到，舟歸曰：海上遭颶，船破穀沒，僅以身免，因出沿海司驗牒以示證，太守白人皆信焉，然齋獨疑其支辭，鞠之，推訊六晝夜，果得其情，蓋舟師相謀，託言於船破穀沒，而賣沿海官吏，竊賣之，乃免急歸之，誠以俱獲人以為神明。

日本智囊卷之三　終

中村和平藏著
男　勝麿五校

膽智部

威克

織田信長

信長幼時嘗游于庭有小蛇出焉信長擒其首渊侍臣曰如此者為害乎左右曰是小蛇也何足以為害信長曰蛇雖小而必有毒害者以小侮之乎主人而納海岳侮之才何著儀厳

信長隨眞譽與野客泛遊只八人入京經大阪至堺寓木津氏蓋窺時勢之稱表然之遣武士十二人于堺狙擊之信長知之率逃歸自殺其館直會上頭如可驗目曰隨奴輩來狙我我令寸斬之謀見如寬之皆氣奪

上杉謙信

謙信與北條氏康戰于足利國府台延至氏康謙信察知之獨至其處其實其第二子年十二歲曰住兒也可以爲吾子被而去氏康之數遺貴房僕賦

山崎之役秀吉使諸將長負軀卸了兵士不分記其名于軍籌旗之在卻者鈞而不出者七人矣秀吉曰我爲在身而其名籍于軍籌吾足深之然出師之日力疾始出則其志可嘉而不然而令害之吾怨彼人得爲免死乃使人往斬其頭而來遇七人于一寺皆乘輿而遁氣因傳令赦七人首而還秀吉命斬之曰以懲後之

秀吉攻島津氏義久出降秀吉爲見新納忠元手賜御衆起而引于己使忠元執其劍忠元遜辭人曰吾

足矣古欣一本無之及其子鶴御案乃不覺狐鶴哀
威之盛一至於此哉

毛利元就

元就年甫七歲其所愛白鶴為物所殺[illegible]
山側有狐穴鶴毛狼藉焉曰狐殺鶴狐殺鶴乃令掘
穴[illegible]元就曰有家士二人于
此[illegible]
然狐殺之狐有罪矣且鶴與狐俱在于[illegible]
鶴殺之[illegible]

大照公

台德公[illegible]大照公[illegible]諸侯及[illegible]丁士[illegible]
曰吾雖不肖[illegible]將軍[illegible]有欲取天下者與之爭[illegible]
試[illegible]
之[illegible]
然[illegible]

[illegible]

德川賴宣

人[illegible]大[illegible]賴宣賴宣[illegible]之賴宣

入又千其口中直到咽大吾甚賞識此籍實則紛牛
批尾

德川光圀

近臣某犯光圀案如之一日演散樂使群臣觀觀焉光小姓於舞容甚失出一紙由書麻之曰汝且讀之某讀一過光圀曰頗有可申理否某俯伏曰無矣光圀曰某罪汝分死可乃退就之伐將刀刺殺之以物被屍演劇康如初神色自若人莫知之者

本多重次

阿部川上有丘鎮不知何代物相傳言是人東照公從丈躬之於清蔽重次見之隣故大怒立擊碎之謂吏曰治國無用之器丈不許之器高吏以實聞公大感召重次謝過

柴田勝家

織田信長使勝家將先鋒勝家固辭再三日出行見信長笑丁士子逆甚勝家立軒之信長聞之大怒勝家稽首曰前日君命臣以先鋒特大見錄轉不可無威前無威夫使令不行死臣之所以斬之也信長然然

到要丁總守

豊大閤一日戯侍女數輩頗下懸守曰戲勝而釋相
報其下懸守故乃逐侍女太閤曰汝何為書經乃為
蓋予曰臣亦欲為墨也君能勝於爾故爾又不能勝
於婦女子臣恐其辱予見其天叙得盡悉之茂以罷
隔牢禮也臣又以為其中必有一見物是故也臣欲
除之唯聊人中不能為瓣識之是為遺憾太閤微笑
而止

小野和泉

立花宗茂率兵十三人一日行山中衆逃漸路命去之
家老小野和泉蓋之宇曰此物何能為人行捧碑

之

板倉重宗

米麗中京印童女結伴致火為戲火災頼作重宗禁
錮數人又逐其人躬其藏匿

伊達成實

成實小字藤五郎 初與金須向誌石川白根澤諸士有隙
及政宗乾成實為白根澤為陳稍致宗惑其不金亀
前日事白根澤亦悉悵向往成實之門聯之成實援
鐵刀出回若輩汝者為國年汝前日之無足予我宜
恕予並公事哉何復來也叱之去

井上正利

正利爲寺社奉行某寺訟僧乞僧の以難僧呼之一日某僧訴訟於呼曰難僧僧不伏曰貴謂不肖爲住持而呼爲難僧不亦甚乎正利曰惟貴知之汝旣爲住持而不能治子院事其實爲難僧然哉

曾賀孫兵衛

播州人仕池田輝興其兄升後守不相中升後守使孫兵衛往刺之孫兵衛切諫止之升後守怒曰汝旣受職令遂之不能濟事也孫兵衛曰君以臣爲能則臣豈辭乎然事難矣請貴不可速期從不幸爲式部君所以刺君也以臣爲緩緩懦劍以驗臣證之不緩旣而升後守先之孫兵衛因往式部所請見式部察知其意乃召見之手大刀而坐如逆刺將斬之孫兵衛頓首曰吾君有命不得不相從願賜死技之于後而離式部意少見孫兵衛而十操此更數甚不法曰臣奉命來報君言未果起搏式部倒之狀已首十操判其觀極言曰于宜香吾當以臣之不

内記親族嘗扱江戸輸至赤羽客發見襟上有披痕
秋鄰之寇上以未用頓情士人消日之具之矣

小河仲栗

仲栗嘗與大村人同舟於下渡水莫人没渡客衣袂
大阪挾少與其族五六人刺起甘心其人呼頓謝罪
舟中人皆高之解諭而不聽仲栗熱視久之徐起曰
上宦有大阪之使萬人所渡者因挾其人從渡之曰
渡亦死不渡亦死均死不若渡而死之快也援臂旋
刃目眺裂須髮竪挾少大驚投水而逃

識斷

後光明天皇

天皇酷好酒飲或逾飲一夜卿宴　天皇醉輒引滿
累飲左大臣德大寺公信侍宴諫曰陛下亭國帝位
動靜豈飲盡量更非保養玉體之道且與衆歡經來
恐之聖之何其相反也卿顧少節之　天皇聞之震
怒撫劍叱曰汝何客之甚耶宜不能斬汝乎公信從
容曰神劍天皇而惡諫則須天子斬劍大臣以義不
陛下劍臣請臣頸寸斬不足惜也眼顧公信徐退
天皇撫劍起入內寢翌公信曰公之忠言諫不置
朕從今之亦其執　天皇悉罪悉命之何公信答曰

吉備若吾以爲今夕　天皇必當[illegible]大醉故[illegible]
從踵寔因以覬於吾何吾如之[illegible]且　天皇猶待[illegible]
以[illegible]無禮於德大寺[illegible]不能寢[illegible]
[illegible]公信[illegible]夫[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劍焉
天皇崇信[illegible]學[illegible]
[illegible]自下工夫　天皇[illegible]
一日雷大鳴　天皇出御[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

織田信長

信長[illegible]義昭[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京人[illegible]信長
威名上下[illegible]
[illegible]信長[illegible]
[illegible]織田公[illegible]一卒[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illegible]

京極公

山田[illegible]阿彌公之[illegible]
[illegible]五十[illegible]阿彌[illegible]
[illegible]公曰[illegible]

[illegible]

愛之則俯媚忒風吾寧忍坐不教養天下乞遺所瀾閱之寬博而出公是之如何

逸名古屋天守憂昔諸侯行請高基礎察公曰城之雄亡顧城主武備何如耳果使然何與為事汪殿郡官自塞帥迹食入村擾奪甚衆民懼公笑曰農民皆謂塵師猶然况上為者豈惟不教汝愛民疑忍必嚮根作亂為吏者復當勝暴斂重稅使民困窮耳其擾奪之盛何不可之有

台德公

基士入直大酒技刀亂所城興公命屠戮曰宿直

[illegible]

事實然則如此何以獲聞寬今命使屠戮所以戒怠士也

公一日出宿伊豆三島驛近臣跳跪一人曰前途吾君宿此一奴捕韓池鯉羅其以喰之人皆懼之奴笑曰我籍將軍威武韓何足懼公聞之呼召本多正信使處之再拜之曰公當求此奴于御殿江戸之吉則我使神去明日捕奴埋之

大猷公

元和元年春創有秋慶時延大寬館後皆下邁于吏公方在少年甫十二侍去繼而避焉公曰叔丁何在

曰臣不如也公為奇曰爾不知啟丁之安者令吾退之何也予拚其宜

変丁士因窮何謂粥情惟松平信綱貴之曰東照台徳両公已歸金鄉矛至今將軍示為從倹然未幾又有新謂何也衆皆俯伏莫敢出言者有一人進曰實知子言然事出於不得已令當請對指陳不敢煩子也信綱然其良久曰吾當有思之翌日公觀於紅葉山歸途入練鍛閲金曰何金之多也此烈祖之所以備國患也我聞旗下士窮乏宜優貸以賑之於是有司視俸之大小以支金公曰斯視俸之大小不若視賞富之為愈也何則有俸大而僧少者有俸小而僧多者有則如命公又曰宜使金有餘者則致命將渡債將何以保妻子哉臣曰仁惠如此誰不感戴公也之曰甚矣汝之言謹意君之患臣國其難何足以為仁聲也甚感

厳有公

公一日上天守臺時既遠千里鏡不[illegible]

曰吾臣幼為將軍今以見鏡[illegible]

士若之法[illegible]

猷憲公

藤崎氏數石叙長秀扎次之有慶公命拝之盖示不
貴貢物也

有徳公

公在藩邸伊勢山田民與紀氏爭公由在紀氏山田奉行憚宗藩不敢斷之後大岡忠相爲山田奉行始決此獄山田民數年之屈立申矣公聞之嘉其能及登大位召忠相爲寺社奉行賦公號事公深愛四郷門之猶其春愛命有司使之老中止之曰三年無改父之道此之謂孝公曰父祖之善雖百世循之可也如其不善速改之何不可之有一日皆

留則自立一日之罪遂毀之

徳川光友

小濱士殺從夫于死小濱侯館士于寺使自殺光友曰從夫殉擅士殺之罪不赦死而其節之于寺者欲之禮請教宥之死也夫殺人之死不惜義者僭之賊也今人死于則士死不教何以爲僭侯更定之

徳川頼宣

頼宣臣大崎玄蕃村上吾右衛門眞鍋五郎左衛門一日召三人親飲茶賜之于玄蕃村上眞鍋二人則令茶師千賀遠賜飲之某已退二人忘曰君待長等

清於玄蕃河之將去之賴宣聞之曰玄蕃猶鳥之家來而當為駒[illegible]也二人對曰[illegible]長耳宣曰一列待之其以我為駒長[illegible]謂也二人聞之慚服

德川光國

光國年甫七歲一日父賴房從容謂曰我若臨陣被創汝能扶持而逃否對曰兒[illegible]寧遠斬敵耳賴房奇之

羽柴秀吉

秀吉為織田信長使於荒木村重村重饗之其臣河原林治[illegible]衛諫村重不[illegible]害之秀吉秀吉曰壯士也吾而勝之且[illegible]膝刀而[illegible]高對[illegible]曰子[illegible]一刀奈之何曰吾非以刀劍[illegible]織田氏者也一坐[illegible]其[illegible]量

武田信玄

信玄[illegible]駿河守[illegible]士曲淵勝左衛門[illegible]信玄欲復士[illegible]也信玄謀知之召勝左衛門諭之曰[illegible]國士皆吾[illegible]也而汝[illegible]知有信玄而不知有[illegible]何之今而後汝宜[illegible]事我[illegible]有貳心[illegible]

池田輝政

[illegible]原之役輝政[illegible]岐阜[illegible]書[illegible]

報使于東照公會城中失火延燒火藥庫爆聲如雷
衆大呼狂走内藏允從容自若徐救之竊異之後數
試之謹略果過人興俸二十石甚寵任之

加藤清正

清正一從上則聚衆執燭清正登上則必曹長高一
丈蟲群不深此死役所中長野蟲甚衆蠹畏之自隅
寇之清正命吾往拂拿人介將已分受牛人介遂至
隅見寒蟲覆股速驚清正銷在則
清之曰汝歸年可二十歳捧酋紅背身者爲誰對曰
是高出來助係尾州產爲人猶饞從以為覆東清正

曰前死與汝往觀戰帶十川氏戰見保貞拔鋼子鎗
者臣極今天下無事忠臣殺而不見如此戰役旨
汝賞之事掛難為達之今悉思之故夜中召汝々
宜達選賞之難然賞之爲崇乃各濟與之而各不可
不見又以為汝有寒衣寶被淡敷破而選舉人感泣
而退云出來助告以清主言與俸六十石使爲宿習
出來助退歳齋々不怠後有火戒

黑田孝高

孝高夫病困某子長政曰汝習於戰爲王戰當行世
太閤薨定誰當汝應某處直爲德川公又子竹輕過

[illegible]

一也我祿入不能過十二萬石汝食五十萬石二也我未曾有汗馬之勞汝新將寧識至於七八萬之多三也我性狂躁汝又受四也我有子汝一人而已汝有三子[illegible]皆賢良五也然而我賢於汝者二我死節從容義如失恪情汝而死汝將何如水在我又何憂此撫汝十日不爲人所笑鼠汝其謹之我又善傳東關原之役使東西軍相持百日于我無與九州以掌握天下何難之有方其將雅兵愛如汝者不得不謂之斯二者非汝之所敢望也

聞者吐舌

[illegible]

太田道灌

道灌城中整菊蘭生大炮硃道灌見之曰汝藝則甚巧然制植宜得其道灌笑曰汝國人宜爲商何又以高位又城中缺軍自兼在上道灌見之曰人二足能步行汝三足而行不足以爲言也宜不令竟怪云云

保科正之

[illegible]蘇軾起家汝伐正之爲幹富藏之大猷公曰吾世有試而有受則守東於東京然今廢在西武家汝正之守東乃命就國正之至山形自石氏與史作獻正

之役人皆苦之蒲葉聚三十餘人來曰恃勢之民不
可撫者也王之曰我等憂大丁不遵憂國長高貴之
事與羽寮聚 [illegible]
會津有武士四人來往無火抗佛生有司屢以聞
王之播不問會武官員缺乃擢四人補之曰汝等兼
屯我固知之果能練武事我分命之

藤堂高虎

高虎以二萬石隸浚建勤兵衛知藤嘉明聞之曰聚
州大家失於知以二萬石食百人之爲愈也勸兵衛
雖餓寧智使百人寧之其故之也必矣高虎聞之曰
五萬之富出吳棟士二三百人所寫可破以撰行宕
設新兵衛守之既觀之必肆易下較過多以二萬石
辨之不審宜乎

三明公

三明公藏南京碑十枚甚珍愛之一日用以繫其名
之從試陳地壞其一置而不出公聞召之曰人皆有
過矣宜推汝罪令以其壞處碑之日以定並此汝士
隱於過人者之罪也不藏此碑汝人必將曰甚乎某
日某人壞其一碑吾士也終身不復藏碑矣

板倉勝重

勝重爲所司代責富人能垦杷法收捕繫獄其二子
告哀不欲共往江戸因所親訴于老中勝重揣知之
既而得老中書勝重不拆貯叙俛者斬之然後敢拆
果赦書也勝重乃使人言于老中曰凡京師獄訟一
一取決于江戸則無所司代也臣不肖請辭職老中
謝

[illegible]

井伊直孝

台德公覲于京師福島正則在江戸公將殺其城邑
家康召近臣議板倉勝重曰井伊直孝雖年少而有膽
略宜召謀之公召之諮以故因其命之於江戸執

其而命之執僕對曰以臣觀之召而命之可且使直
之曰汝宜還國見正則有説言之縛害殺必取猴而
還在公命耳明決公曰汝更言其次對曰遣一使
乘命之可保全而走曰正則多置兵士于江戸若拒
辟把命不得不與之戰戰若勝其爲難事何如直孝
曰今日義兄爲伊某人若戰來然後此事易雖易
甚不加之翌日又使本多正純召之直孝出選富士
僕而對血押之蓋皆不滿千人也公見直孝即命遣
人于江戸命之直孝曰果然請必從我者正則命也
令江戸有諸侯在一鼓而殲之尋復刻遣軍馬從乘

必替曰時事以吾輔為猛甚不可公然之於是遣經田和石衛門與郎三十郎及女三四郎小乘又市花房之雅守牧野駿河守副為以其為王則皆也王則果來命

東照公當賜伊達政宗以百萬石東照公竟從政宗款上書請之不除政宗死子忠宗又請不止酒井忠勝謂諸有公曰先帝此事素隨有井伊直孝亦公謂從重孝直孝曰仙臺郡請來實視之將以救火露走宗曰我輕以除君家之變然但觀其地無可以制其者故不封因請至于今然君執事當信于森川無如之何時替移封君于西州百萬石之地我則仙臺土地廣達距除數接入鷄不減二百萬石矣矣如此地恐君之禍我真之所以買死身也也忠宗謝曰予言有理

嚴有公幼沖遇此相議曰事侍幼君宜無佩刀若有異圖者宜不危乎直孝聞之謂遇之曰君幼有所蔽禍之者不可知則子等佩刀當時吾右以護衛之此其宜不然一刀斷汝汝佩之何其為也不幸有叛逆之事天又滅德川氏也亡立之何已

直孝在國一日騎行見一士人浴鳳直孝問以種多

少對曰百五十石直蒂立加俸一倍贈須後者曰東
條小曼乳而馬肥矣可嘉尚此山崎甲斐某抹連矣
不可輕而戲之聞者皆屺于矣

清升忠清

忠清以大金購得小倉色紙於京師某寺所藏之定
家問之以為此物宜有二我因遣人千金購足之蓋
之源淡紙之學淺以至古也無有異於忠清聞其所
以將之之由為豊太閤之所懽執曰彼真我贋贋而
存之是速後人之疑而失之

安藤直次

總川頼宣日登城幾同午聖建遠須名直次見之遽
次引免碎之諫以臣聞人君有好臣必有所以歡其明
也家有醜漏所以塞其聰也今君不以醫者為其目
徒欲恢眼鏡之明不亦左乎故臣謹碎之
直次好放鷹嘗在江戸其鷹師某放鷹于營野翁吏
見之捕子牢老中使直次救鷹師出之直次不肯老
中又遣善子直次者使之直次以我用知我鷹者為
鷹而所以不有出之者有說我之好放鷹人皆知之
今犀鷹師人特賀直次故鷹子營野事故將國家遂於
鷹師我何面目見人必欲正典刑猶幸救我果厭公

不以我之不肖使我監紀國然今使僕受死此明公之不知人也臨歿惶已遂疑而從紀候西歸大欲公吾見之且鶴鳴曰汝遂我處唯汝所欲也

本多正信

備前在江戶聽秀府發州卒爲風台德公欲罪之則正信曰不可方今豐臣氏既殲而備前之臣彼與爲我者無他以爲一在江戶則豪華之學存已之榮無求而下捨之名更之以法繩之以罰則彼將怨而致遂之速速與時月之積久無復東向者非國家之利也

中山信吉

德川賴房年少欲爲衣用紅裏佩刀以黃金爲鐔飾謀潛議夫老中山信吉數諫不聽台德公聞之不說召信吉信吉登城見老中曰殿下召臣臣欲到家者行事之以實告之此將害君也不告則欺殿下乙達退維谷不如身居放罪乃出笑中留之不顧歸見賴房語以故謂曰臣死不足矣也臣所羨者有三也臣不肖不能塞諫以勸君一也備身不待其道而戚求恐公知人之明二也左右有人達者之危者臣不能達其三也臣雖死遺魂不致離君側鶴望君一悟之

竹腰政幹

之領房闕之厥既先呂納戸出佩刀金鍔手研之華飾衣裳也賜左右謂信吉曰我今日而後祇行自新也信吉欣然出拊信吉之歸也老中以聞台徳公從曰稱房行事正政也

德川光友夫人姉長聞竹腰氏育食至其優及政貌光友交剥而死老臣竹腰政幹令備與吾其傳母患出夫人夫人驚曰特例之政幹入見曰君夫人與主君不相諧故謀奉迎於將軍耳請走出走與夫人大慚以衣掩面曰吾過矣乃止

鍋和田喜六

永井氏嬖臣實錦喜六私出庫金十兩賀之信濃守尚政東遷責某喜六曰臣知喜六不僭賀且群臣因恩賜於借金於賈人從欲賈人多取息何益今皆全從皆嚴界畏㨿效十年還新於君無有所損焉然臣有罪請事竈信州黙然

稻葉伊豫

稻葉一鐵隸信長信長賞翫之一日召賜茶有三人侍食請一鐵覺閑所鍋雄丈公雲操拳將害何在席拂茲闕為不前之句一鐵讀之直就其義信長

閉之排戶出曰始我以子爲勇士而已今知子有丈夫之志今日之變嚮非我子也今有子子其爲我殺賊使三人取懷中匕首示之一撇[illegible]即[illegible]不見賊取對而死耳吏取懷中匕首置於床上倚長嘆嗟久之

小倉城主

小倉城中有一小祠不知何神城主以其地卑濕多蟲移之于城外高敞地城主忽病眾痛甚左右皆以爲神祟城主怒曰好穢惡潔是眾神之命毀祠[illegible]之疾立瘥

某使吏刺宰

一國使吏刺君某年少無行其宰某屢諫之其君厭忌之宰子年甫十三爲嬖童一日其君[illegible]殺其子子絕服君[illegible]宰見其[illegible]告以實宰曰君固無道然臣而殺君吾不知其可汝且見衰[illegible]吾自有死[illegible]其子已[illegible]矣就寢[illegible]作書遺言刺殺其子屬[illegible]而死

日本智囊卷之四 終

後序

先考嘗仿明馮夢龍智囊輯本邦智囊謂其曰智者為三達德之一其為貴重固不待言也然小用之則為機數或出於正道之外不可不慎也

先輩論智囊有為不正之
書者然世人多毀讀書之士
為迂闊為疏漏者不知大用
之弊也方今康与海外諸
國通交具折衝禦侮樽
俎之間者不一而足丈夫輩

世則若讀書而為迂闊若用之
人可也若夫機智小數大用之
則益國家亦大何必拘拘於糸
奉遵訓以周旋然資性迂懶
輒對世務遇半百米錢之數
常苦空踈況於智囊乎今

校斯書旁讀馮子書不覺長歎者久之馮子有知當大笑於地下曰迂儒果不足與讀也

乙酉之春　不肖中村舜謹撰

明治十八年一月廿四日板權免許
同　年八月出版

著述人　中村和爾
相續人　中村鶴五
出版人　中島精一

發兌書肆
中近堂本店
中近堂支店
中近堂支店